

歸麓

田堂

詩詩

話話





話 詩 堂 麓

撰 陽 東 李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話詩堂麓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序

近世所傳詩話。雜出蔓辭。殊不強人意。惟嚴滄浪詩談。深得詩家三昧。關中旣梓行之。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藏之家笥。未嘗出以示人。鐸得而錄焉。其間立論。皆先生所獨得。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先生之詩。獨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蘇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故其評隲折衷。如老吏斷律。無不曲當。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於是亦云。用託之木。與滄浪並傳。雖非先生意。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於戲。先生人品行業。有耳目者。皆能知之。文章乃其餘事。詩話云乎哉。姑識鄙意於後。遼陽王鐸識。

麓堂詩話

長沙 李東陽 賓之 撰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鶯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鉶索酒筵。銜泥點澆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返景入深林。復照莓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王介甫得之曰。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虞伯生得之曰。不及清江轉柁鼓。洗盞船頭沙鳥鳴。曰繡簾美。

人時共看塔前青草落花多。楊廉夫得之曰。南高峯雲北高雨。雲雨相隨惱殺儂。可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

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予謂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然未敢以語人。兒子兆先一日過庭。輒自及此。予頗訝之。又一日忽曰。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邵陵西去獵平原。非但人不能道。抑恐不能識。因誦予桔槔亭曰。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響聞曰。津吏河上來。坐看青草短。海子曰。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夜坐曰。寒燈照影獨自坐。童子無語對人閒。以爲三四年前。尙疑此語不可解。今灑然矣。予乃顧而笑曰。有是哉。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于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爲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卽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爲有得。費殊不信。一日

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祕書予適至費卽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何如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其道也。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必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畱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

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是詩家語。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聲於詩。不過心口相語。然不敢以示人。聞潘言。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固不約而同也。趙撝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未有刻本。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止存總目一卷。以聲統字。字之於詩。亦一本而分者。於此觀之。尤信。門人輩有聞予言。必讓予曰。莫太洩漏天機否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一擊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明詩選作童軒詩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凱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他所選可知。其選袁凱白燕詩。曰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餽釘。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豔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耶。

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此予所獨得者。夏正夫嘗謂人曰：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閒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殫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弼三體，但其分體過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要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

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歌。每自歌所爲詩。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強強者也。

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卽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楊廉夫十二首。非近代作也。蓋廉夫深於樂府。當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縱筆。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今所刻本。容有擇而不精之處。讀書必慎取之可也。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所不能有。而又用□□□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昔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爲作詩之法。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於廢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詩之爲妙。固有詠歎淫佚。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巳得其意。譬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蕭海釣文明嘗以近作試予。止誦一句。予遽曰。陸鼎儀海釣卽笑而止。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亦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所自作猶和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論詩者無以易此矣。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

今之歌詩者。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吳爲越也。漢以上古詩弗論。所謂律者。非獨字數之同。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亦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規矩之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苟非心領神會。自有所得。雖日提耳而教之。無益也。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概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李、杜詩。唐以來無和者。知其不可和也。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張式之所和唐音。猶有得意。至杜則無一句相似。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是可知已。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超、郭受之詩。附諸杜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略見於世。餘則未見之也。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薛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則見所改字因歎曰台州有人予聞之王古直云

胡文穆澹菴集載虞伯生滕王閣三詩其曰天寒高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曰燈火夜歸湖上雨隔籬呼酒說干將信非伯生不能作也今道園遺藁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固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

元季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尙如此聞此等集尙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劉草窗原博己巳歲有詩曰塞鴈南飛又北旋上皇音信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有時知石勒謝元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涕漣聞者傷之今所刻本似此者蓋不多見也

國初顧祿爲宮詞有以爲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觀其詩集乃用洪武正韻遂釋之時此書初出亟欲行之故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皆前輩所傳不知爲

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均。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予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予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固一時戲劇。偶記于此。一擊按國朝鄧人金壇專工吃稿藏予家。

京師人造酒。類用灰。觸鼻蜚舌。千方一味。南人嗤之。張汝敬謂燕京琥珀。惟內法酒脫去此味。風致自別。人得其方者。亦不能似也。予嘗譬今之爲詩者。一等俗句俗字。類有燕京琥珀之味。而不能自脫。安得盛唐內法手爲之點化哉。虞伯生畫竹曰。古來篆籀法已絕。祇有木葉雕蠶蟲。畫馬曰。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風雨夜聞嘶。成都曰。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歸衝雨漢州城。真得少陵家法。世人學杜。未得其雄健。而已失之粗率。未得其深厚。而已失之臃腫。如此者。未易多見也。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劇鉅。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張滄洲亭父。陸靜逸鼎儀。少同筆硯。未第時。皆有詩名。亭父天才敏絕。而好爲精鍊。奇思硬語。間見疊出。

人莫撓其鋒。鼎儀稍後作。而意識超詣。凌高徑趨。擺落塵俗。筆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雖或矯枉過正。弗恤也。二人者。若天假之年。其所成就。不知到古人何等地步。而皆不壽以死。豈不重可惜哉。

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爲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苟。劉文安公批云。比見張亨父十景古詩甚佳。二友者。各相叩其妙可也。

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初劉有俊思。名差勝。如無題詩曰。簾幕深沉。柳絮風。象牀豹枕。畫廊東。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心隨流水寄題紅。十年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草中。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欽謨詩。則累月不下筆。必求所以勝之者。後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如虔州懷古詩曰。宋家後葉如東晉。南渡虔州益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臣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脉泉從地底來。人代興亡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若此者甚多。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至以爲頭巾詩。不知何也。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聯又說。殊乏意致耳。

詩有純用平側字。而自相諧協者。如輕裾隨風還。五字皆平。桃花梨花參差開。七字皆平。月出斷岸口。一章五字皆側。惟杜子美好用側字。如有客有客。字子美七字皆側。中夜起坐萬感集。六字側者尤多。壁